



蒋子丹

昨天已经古老



蒋子丹

昨天已经古老

## 昨天已经古老

---

作者：蒋子丹

责任编辑：杨德华

责任校对：彭卓民

封面设计：王效宓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5 1/32

印张：9.5 插页：4

字数：163千

版次：1987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统一书号：10248·0166

定价：1.75元

---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 序

韩少功

在我看来，小孩的思维就是文学思维。他们懵懵懂懂，东张西望，一边撒尿一边把脚跟前的某只蚂蚁想象成江洋大盗，最善于发现和牢记大人们绝无兴趣的某片树叶或某道墙缝，常常莫名其妙地发出欢乐叫嚣。

在我看来，女人的思维也很趋近文学。她们讲话琐细和罗嗦，习惯感情用事而不在乎天经地义，为了追求美丽而不畏梳洗打扮的麻烦和艰辛，极易掉眼泪和无根无由地生闷气，常常瞥一眼就看出陌生来客身上未被男主人所察觉的某些深刻特征。

奇怪的是，世界上的儿童作家和女性作家毕竟不多。曹植式的神童，李清照式的才女，在作家队伍里寥若晨星。文学如官场、商场和苦工场一样，竟也基本上以男人为主角。尤其列举第一流作家时，一长串名单里性别比例十分不平衡。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女作家越来越多了。不仅在中国，这在欧美各国也正在形成趋势。蒋子丹就是湖南女作家中较有成绩的一位。她得益于家学的陶冶影响，得助于家道的曲折坎坷，凭着自己敏感、机智、无所畏惧等素质，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业余写出了这一本小说集。她早期写的是童年记忆中的月亮岛和小毛猴，写的是女人感喟中的丁香花和故乡明月，那完全是一捧朦胧而轻柔的幻想和情感。但她获得较大影响并不是靠这些作品，而是在她愈来愈远离这个儿童和妇女的世界之后。她的精神开始走出家门，笃笃笃地闯入更广阔的外部天地，和男人们一道思索和行动，奔波忙碌，唇枪舌剑，交涉和调查，讨论和攻读——读那些多是由男人们弄出来的典籍和主义。于是她的创作也在发生变化。除了对女性心理的小敏感依旧有所延续，作品中的愈来愈多地被打进了理性的、功利的、社会的新元素。她开始尖锐地批判社会庸俗势力（《出国演出队名单》），开始冷静地剖析干部心理状态（《橙红色的黄昏》），开始努力观察并表现自我经验以外的形形色色人物，或是行政科长（《话说老温其人》），或是鞋匠（《鞋后跟的故事》），或是保姆（《绿草坪的话题》），并通过他们推动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生气勃勃的思索。至于《黑颜色》，飘忽奇诡的文字中透出冷峻艰深的形而上的人生理解，也许表现了她新的惶感和新的

觉悟。

蒋子丹和不少女作家一样，似乎并不珍视自己的女性精神特质，而愿意与男作家们同路同步，有的甚至比男人干得更好或者更雄风凛凛。这是一种进步吗？当然是。

说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她们也许并未体会出自己的所长，却深知自己的所短，深知要写出文学自己还要干些什么。一位村妇几句简单的哭诉可以启发托尔斯泰或卡夫卡，甚至可以比他们的佳句佳章更具光彩，但村妇本身毕竟不是托尔斯泰或卡夫卡。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层次。村妇的心智即便是一颗可贵的艺术种籽，但种籽不是花朵。即便种籽已经蕴含了花朵的各种基因和潜在机制，但它如果想成长壮大并奉献出万种光华，却还需要各种养分及各种复杂的分解化合过程，还需要太阳——整个人类文化成果——的光照。否则它必定在泥土中腐烂，必定被村妇所可能有的无知、保守、狭隘所淹没。女人首先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女人而存在的。不公正的历史曾把她们久久遗忘在家园之内锅灶之旁，造成了她们生理——心理上的畸变和欠缺。她们的解放，当然需要她们象男人那样参与社会，求取功利，强化理性，实现与现代文明的沟通和融会，成为健全的人。她们中间的很多人，常常鄙弃那种作娇作痴卖俏卖乖等等过分的所谓女性感，正气昂然又大义凛然，或穿起男式工装，或迈

出男式步伐，或写出男式的论文和小说，这难道不是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反弹性？不是折射了她们努力纠除历史偏弊而实现妇女全面解放的一种心理冲动吗？

当然，很难说蒋子丹眼下写的就是男式小说——任何感觉和概括都是很偏狭的。而且她好动好变，将来作品中出现什么新的元素，思想艺术品格将向何处演变，现在都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的更大成功将取决于她是否善于进一步扬长补短和扬长避短。

作家们各有所长和所短，根源于各种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文化的、个人气质禀赋和阅历经验的因素，也受制于生理——心理的条件。就这后一点来说，男人和女人的作品终究不会完全一样的，也毫无必要是完全一样的。由此联想开去，妇女的解放，也许并非最终是要让女人酷似男人，等同男人，成为男人。时下并不少见的一些现象，如男人女装，女人男装，男人女气，女人男气，等等阴差阳错大概只是妇女解放图景的胶片负面，并非人类精神演进的终结。

真正的妇女解放，也许不但体现于她们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普遍价值，还体现于她们实现自己作为女性的特殊价值，即她们在与男人趋同的过程中还推进趋异的过程，发挥自己精神上的长处和优势——何况这些长处和优势中可能潜藏着巨大的文学



艺术能量。上天使她们美丽，聪明，细巧而且富有同情心，身体柔弱而声音清脆。使她们与孩子的关系更为密切，更易领悟生命存在的种种奥秘，更多地受到童心的感染。不少学者还证明：女人一般来说比男人更善于直觉，更有耐劳的韧性，有更好的听觉和语言能力，更习惯隐藏她们最深的感情……当然，她们的平均脑重比男人的大约少六盎司，这种差异将带来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如果她们把自己生理——心理的所有特性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投入文学创作的熔炉，是能燃烧出十分异样的光彩的。这种燃烧需要她们进一步开掘自己，在更高的层次上健全和解放自己，更好地创造和施展自己的独特心智。因此，如果说蒋子丹曾经历了“写得象女人”的最初境界，那么，庶几乎“写得象男人”则是她难得却并非完满的第二境界；今后，她也许还将进入“写得又象女人”的更新境界，她的作品将越来越与她本人溶为一体，打成一片。我不能说女作家都该是这样，否则这就是庸俗而浅薄的绝对论。我只能说有一些达到过这种境界的女作家，比如中国的李清照，英国的夏绿蒂·勃朗特，美国的那位“家庭妇女”——狄金森。而这些作家以她们特有的魅力，以她们苦涩而灿烂的主题，展示了一个个伟大女性的丰富心灵，无疑成为了女作家史册中最动人的几章——而所有的男作家概莫能及。

她们是不可替代的。

有人说，男子的永恒主题是责任感和表现，女人的永恒主题是爱的理想，是不是这样呢？

写得象女人或男人，正如写得象深沉的人或开朗的人等等，从根本上来讲不可有意求之。

蒋子丹已经写出了第一本书，她如果愿意继续写，就静静地写吧，不要管人家怎么说。她当然能够写得更好。

一九八六年七月



蒋子丹漫画像

## 小 传

蒋子丹，女，一九五四年生于北京。九岁随父母回祖籍湖南。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话剧演员、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阅历与同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小志愿读名牌大学，然始终与大学无缘。

一九八三年开始写小说，只在当编辑做主妇之余。

属马，最怕伯乐。唯恐一经指为千里，又只能成就驽马之业，愧对先父之灵。

以自然为最高境界，无论为文与为人。

最喜爱的一句格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 目 录

序……韩少功	I
路右边, 第 103 个墓碑	1
无伴奏短歌	18
猴爷爷	39
出国演出队名单	53
话说老温其人	76
橙红色的黄昏	95
现在九点差一刻	117
诱 惑	131
绿草坪的话题	147
鞋后跟的故事	162
野 渡	172
昨天已经古老	183
今夕是何年	197
黑颜色	220
没颜色	246
那天下雨了	272

## 路右边，第103个墓碑

江南。仲春。一阵湿润的风吹过，黄梅雨下起来就没个完。清晨。雨丝和残夜织成的迷迷蒙蒙的幔，笼罩着整个城市。喧嚣和繁华统统被雨水洗去了，处处只剩下“淅淅沥沥”的雨声。城市在湿漉漉的梦中沉睡，好象永远不再醒来。

蓝钿醒来了。不对，是一直醒着，压根儿就没睡着。她翻了个身，习惯地把左臂搭在右边的枕头上。枕头空着，萧同出差去了。

象一组固定的排列组合，当“萧同”这个信息刚一在脑子里出现，接着就有“路右边，第103个墓碑”的信号输入，她立即烦躁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接下去是萧同的眼镜片闪了两闪，同着镜片后边那双诚实的深棕色眼睛，于是她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心情似乎又平静一些……然后又是萧同——

路右边，第103个墓碑——喘不过气来——眼镜片闪烁——深呼吸两次——平静一些……象着了魔似的，一整夜，这套排列组合信息在脑子里周而复始，循环往返，真是恶性循环。她开始埋怨萧同不该在这个时候出差，哪怕他只晚去一天，也不至于把这么道难题留给自己来解。

似乎萧同也并不情愿在这时候出差。嗯，看得出，他绝对不情愿，要不是那套电子计算机在上海港等着他们去验收。事情来得太仓促，昨天上午十一点半才通知他，中午一点半就开车，简直一点准备也没有。蓝钿手忙脚乱做出两菜一汤叫他先吃，自己匆匆忙忙为他准备行装。

“去多久？”

“大约半个月吧。”

“那得带换洗衣服……厚毛衣带不带？”

“……算了。”

“半导体呢？还有《跟我学》……”

“……”

“喂，问你呢，半导体和跟——”

他望着窗外发呆，根本没听见。

“书呆子，什么时候了？还不快吃饭。”蓝钿用细长的手指敲敲饭桌。

“……差不多吃完了。这凉拌榨菜丝真好吃。”

“榨菜丝？别逗了！明明是海蜇皮。真是猪八

戒吃人参果……快，来帮帮我……”

她笑得手直发软，箱子上的拉链怎么也拉不上去。

“……”

他又在发呆，望着窗外。窗外只有飘忽的雨丝。

“你看什么西洋镜？”

“明天又是清明节了。”

所答非所问，只有蓝翎明白。她不再说什么。

“唔。十二点半了，快吃饭。……收拾完了？你也一块吃，这榨菜丝真香。”

又是榨菜丝。

她光彩照人的脸顿时黯然。他磨磨蹭蹭，没话找话说。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三点整。”隔壁的收音机。

该走了。萧同提起皮箱，又放下。他用上齿咬咬下唇。蓝翎知道，只有在作什么重大决定的时候，他才会用这个动作。一年前，他决定同她结婚的时候，正是这样，用上齿咬咬下唇。

“翎翎，我有件事得求你帮忙。”他用双手扶住她的两肩，定定地看着她。

“什么事？”她明知道他要说什么，还是问了一句，声音小得只有自己听得见。

“明天是清明节，我想求你到梅子墓上去一



趟，象去年一样，送一支丁香给她……也许，我不该这么要求你，可我还是希望……她死了五年，年年都要去的。这回……”

心里一阵酸疼，一直酸到鼻子尖。她低垂下眼睑，可他的眼镜片，还有那双诚实的深棕色眼睛，仍然固执地在她瞳仁里闪烁。她不知道是不是冲他点了头。

“铤铤！你同意了！”他那么大惊小怪地叫道，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你记住，路右边，第103个墓碑。”

也许她又冲他点了一次头。

“你真好！”一个温热的吻印在她的嘴唇上。

他提起皮箱，站在门口。

“别记错了。路右边，第103个……”门关上了，楼梯上响着一溜急促的小跑。

终于流下来了，两行伤心的泪。

“别这么脆弱，不过分别半个月。”蓝铤对自己说。明摆着的自欺欺人。

哦，清明节，好个叫人忧伤的时节。

一向睡眠很好的蓝铤，彻夜失眠了。一整夜，听着窗边那一线屋檐水，“嘀嗒——嘀嗒——”不慌不忙地按着一种催人欲睡的节奏往下淌，如同听见梅子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地响在窗外。一年了，梅子的影子不但没有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反而显得更